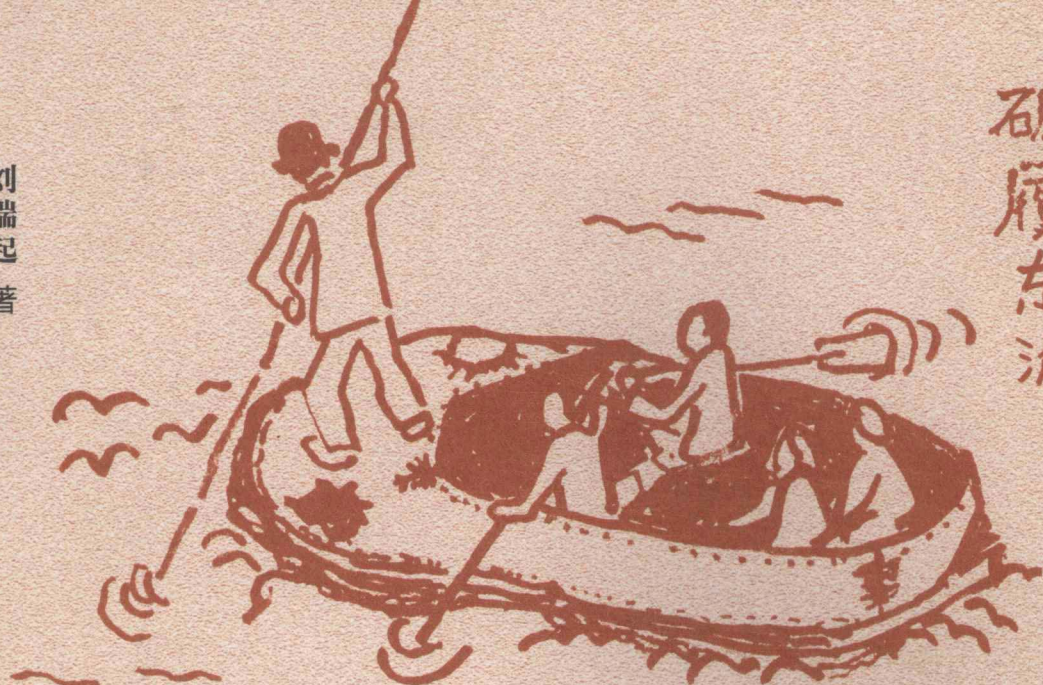


盖房拆房

刘瑞起 著

破履东渡



灞之河



汉学家

未曾遇到过的标本？
鱼鳞、虎齿、鹿角、马头、
鹰爪……并且还会飞！

以散、漫之笔，
由建筑的视角，从乡土切入，
竟引申出了社会历史、法律文化、
中西对比、现代与传统的话题……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盖房拆房

刘瑞起 著

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
SHENZHEN PRESS GROUP PUBLISHING HOUSE

策划编辑：旷 昕

责任编辑：王 杰 彭春红

装帧设计：友间文化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盖房 拆房/刘瑞起著. —深圳: 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,
2009.12

ISBN 978-7-80709-286-5

I. 盖 … II. 刘… III. 随笔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202622号

盖房 拆房

刘瑞起 著

深圳报业集团出版社出版发行

(518009 深圳市深南大道6008号)

深圳华新彩印制版有限公司印制 新华书店经销

2009年12月第1版 2009年12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mm×1092mm 1/24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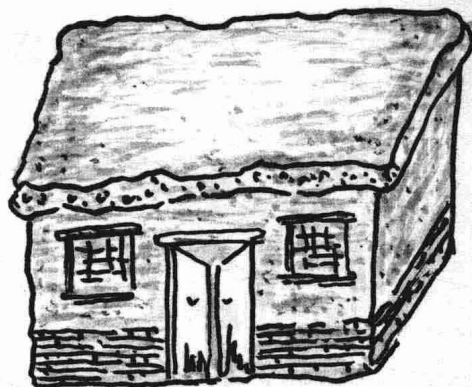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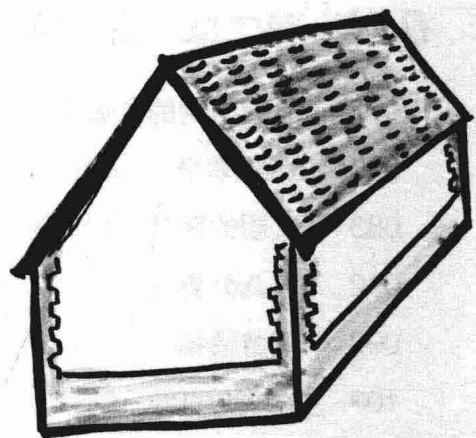
字数: 250千字 印张: 12.5

ISBN 978-7-80709-286-5 定价: 32.00元

深报版图书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深报版图书凡是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。

新老房子



决定盖房后，接下来便开始考虑盖什么样的新房了。

打量四周看着周边家房产体现着各自审美情趣的房屋，更真切地感受到盖房是一件应该予以重视的事情，在农村，对农户而言，盖房真是一件大事。

老家的三间土房属北方极平常的“一出水”平顶的那种。1963年，沧州运河西闸大水，全村的房屋被夷为平地，房子是爷爷从那之后盖起来的。

写在前面的话

10多年前，因清明时经常回农村的老家上坟，继而留意上了农村仍还保存的各种习俗；回老家的次数多了，竟滋生出在老宅基地上翻盖新房的想法，由此又沉迷于中式建筑的营造，而从中屡屡地触摸到传统文化的气息；由土木建筑出发又类比、联想出各种社会、文化的差异；此时，忽然打量自己，再回到当今，看看已有的各种价值追求……我迷乱了。

在文化心理上，我们是否很彷徨？这大概有100多年了。

此书是一本个人体验的书，或仅仅是发出一种情绪，它不能找出所有问题，更不能解答问题。能解答问题的策论已有很多，洋式的吗？中式的吗？是不是还有二者结合的第三种？但我认为如能依社会接受、喜用、沿用已久的习惯去塑造、倡导一种方式，那无疑应是最经济可行的方法了。因为它无需试验的成本，也不用民调普查，更不用动员，何况，它本身就是民意的反映了。依此而论，不论是民俗问题，还是文化的、经济的、法律的、社会的，应都适用。

这不是一本能在厕所里读的书，因为它不太顺畅；它恐怕连垫枕头都不配，因为它不够厚重。垫头不行，咱垫脚！垫脚？如能让血从脚下往上倒流，以致引起了您双脚的轻松，乃或换向思虑……我则大喜过望了。

刘瑞起

2009年9月

瑞起

一塘静水 浮出荷心事



何心事？

目 录 Contents

写在前面的话

001 第一章 盖 房

- 002 老 家
- 007 盖 房
- 015 宗 亲
- 024 随 俗
- 030 在路旁
- 039 千年的惆怅
- 045 先 占
- 052 宅椅子
- 058 渤海驴
- 064 由墙想到的……

071 第二章 古 风

- 072 籍贯与狗的命运
- 079 远恶军州
- 083 文明的脐带
- 092 三八分界线
- 098 下游情结
- 103 吃水与打井
- 110 镖不喊临沧
- 117 道在屎尿

123 第三章 乡 党

- 124 自古能人多凄凉
- 130 何谓历史的评价
- 140 浪尖上的张之洞和冯国璋
- 144 社会的设计者

151 第四章 重 俗

- 152 乡绅与“乡伸”
- 158 阶级的轮回
- 162 祖 荫
- 166 老 志
- 172 听话听音
- 179 致富的途径
- 184 发财的热望
- 190 官了与私了
- 197 从车库说起
- 206 楼的革命

211 第五章 拆 房

- 212 拆房的遐想
- 217 西装的崇尚
- 222 举烛的学说
- 229 屋顶的样式
- 232 营造法式
- 237 有宗无教的汉民
- 242 重规轻约的社会
- 250 旧棋谱
- 256 烟袋锅和铜筷子
- 260 后门的用途
- 265 铁窗下的生活
- 269 古 塚
- 274 村叟眼中的WTO
- 278 疙瘩汤

284 最后的有感



第一章 盖房

老家

当年始祖初迁地，此日云孙再造家。

（清）纪昀《阅微草堂笔记》

三月的冀东平原，大地已露出了绿意。

我驾车行走在回老家的路上，已经能够见到拉着树苗来来往往的车辆，也注意到在路边贩卖树苗的人，这就是说春天来了。

春天是一个很特别的季节，它不仅常被文人所咏叹，更被注重农耕的中国人所看重，自古在儿童启蒙教育时也念念不忘教导：“曰春夏，曰秋冬。此四时，运不穷。”这是《三字经》中说的，并且是由一个曾生活在宋朝长江以南的南方人说的。再往后，该让蒙童们更晓义理时又说：“寒来暑往，秋收冬藏。”这是《千字文》中说的，这次是由一个生活在1500年前梁朝的北方人说的，但是不知什么原因，这一次他竟没有说到“春”。对北方人而言：不说春，是不是因为春天的泛陈可指？这个季节的北方是不冷不热，白昼的气温已较寒暑更接近人的体温，刺激不强烈印象也就不强烈了；就农作物果实的获取而言，它没有“秋收”的喜悦，它连“青黄不接”都不是，更不需要“冬藏”的谨慎了。漏

掉了“春”——原来竟完全是北方人的立场！

依现代人的立场，春夏秋冬农令时节的意义较古时已经减退，劳作与收获的时间关系已变成了“月薪”、“年酬”，被统计为GDP，现代人的“冬藏”已集中的表现为往银行里跑、“藏”在纸上——存折中！

真所谓“千里不同风，百年不同俗”，但是在这个春天里还有一个风俗，不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在数千年的时间里一直都没有忘记它，那就是“清明节”。因为我继而又在多处看到了在原野中围绕着坟茔忙碌的身影，原来是有人正忙于在墓前墓后栽种补缀树木。噢，在路上发现运来运去的树木中的一部分竟是用在了这里！春天真的来了，在这万物萌生的季节，也是中国人慎终追远对先人予以缅怀的时刻。

当我驾车快要进入村口时，发现在不远处的路旁站立着一位老人，仔细端详后辨认出他是本族的“三爷”。我驶近后即刻从车中出来向其打招呼，三爷是个健谈的人，由于他家的房屋坐落在村子的北边守着村路，所以每当我回家时进进出出总能见到他，我每次遇见三爷的时间都不同，有时是刚进村或离开村子时，有时是回老家以后的第二天。

“你回家啦？要呆几天吧？”三爷微笑着说。

但每次细细品味三爷寒暄的措词总有一个“回”字，并且眼神中除了表现出一个长者对晚辈的慈祥外，在他的眼角和嘴角上你总能发现挂着的一份得意。对这份得意我是明白的，在旧俗浓重的乡村，人们普遍的对“老家”存有敬重的心理，按乡人的说法它是一个人的出发地，也是归宿地——“你从哪里来的，最后还要回到哪里去”，老家才是真正的家，你等着瞧吧，远离出走的早晚总要回来！三爷常用的“回”字及其得意的神态就犹如对待自家一只走失又回来的羊、抑或是因贪玩夜游离家出走数日后又回家的狗猫，他那慈祥的目光更像一双爱抚触摸自家禽畜的温暖大手。

迷途知返



于我而言，每次回老家的过程何尝不是一次返始报本的经历！

但现在的人们大都已不这样想、这么做了。在中国人人都有老家，但又都没有了，渐渐忽略了老家应该是近百年的事。离开家乡出来的人，大多数不想、也不愿再回去了，特别是离开农村的人，人人巴不得割断与过去的联系，尽量地掩埋掉以往。想想原因也简单，离开出走的肯定是因为原来的不美满，更何况农村代表了落后、闭塞和保守，其对“出发地”决绝的心情是“打死再也不回去了”！

以往的中国人是聚族而居，“家”的观念单一完整，心中的“家”永远只有一个，出走远游的认同的也是这个家，其人生、生命的归宿自然也就以此为依托了，家是融入社会的桥，也是失意人的避难所，精神与肉体的同归是一致的，这叫“叶落归根”。近世以来，人们生存的模式发生了变化，人们的择业而居，使得人人可以有几个“家”了。从功利的角度说，“家”仅剩有养儿育女的抚恤功能了，其具有了生理极限，当一个人离开这个家时，

其再能从这个家直接汲取精神、物质的关照已经产生了局限，他或她应该再建立自己的“家”了。由此，现代人对“你从哪里来的，最后还要回到哪里去”的宿命说又有了修正，“出发地”未必是“归宿地”，现在的老家成了遗民的聚居地，而新家则成了移民的落脚点。精神的“摇篮”和肉体的“墓穴”背离了，不能落土为安只好“魂归故里”了。



是日，夜读乡贤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，读到：

明永乐二年，迁江南大姓实畿辅。始祖椒坡公，自上元徙献县景城东三里。今土人以仕宦科第多在崔庄，故皆称崔庄纪，举其盛也。而余族则自称景城纪，不忘本也。椒坡公故宅在景城、崔庄之间，兵燹久圯，其址属族叔黎庵家。黎庵从余受经，以乾隆丙子举乡试，拟筑室移居于是。先姚安公为预题一联曰：当年始祖初迁地，此日云孙再造家。后室不果筑，而姚安公以甲申八月弃诸孤。卜地惟是处吉，因割他田易诸黎庵而葬焉。前联如公自谶也。事皆前定，岂不信哉！

读罢此文，已惊得我一身汗起。原来，早就有古人已经这么说过了，“始祖初迁地”与关心它的人总会有联系，有些情形早已“事皆前定”。姚安公原本为族人乔迁预备的对联没用上，后来竟阴错阳差的留给自己“自谶”，原来的“始祖初迁地”成了自己“是处吉”、“而葬”的“云孙再造家”了。

想来，古人对这种关系是很讲究的，并且论证了这种循环关系，还赋予了不可推移的神秘色彩。对比一下，非常羡慕古人的境况，这一切在过去都被安排得很妥当，有始有终，终点与起点相接，周而复始，精神与肉体的同一同归是那样的和谐。

再看现代人则要复杂了许多，肉体上的回归状态是投入大海、旷野，锁入匣囊，隐于壁橱、抽屉内，或作“壁上观”。物化的回归已不可能了，但可简略为灵魂的“回家”，化作一缕缕青烟，乘着轻风，依着来时的路归去矣。

我担心，这其中可能会有许多是再也找不到“回家”路的了。

盖房

故凡造作，必先相地立基，然后定其间进，量其广狭，随曲合方，是在主者，能妙于得体合宜，未可拘率。假如基地偏缺，邻嵌何必欲求其齐，其屋架何必拘三五间，为进多少？半间一广，自然雅称。

（明）计成《园冶·兴造论》

16

存有回老家翻盖新房的念头已经很多年了。

老家的三间土房属北方极平常的“一出水”平顶的那种。1963年，沧州运河西闹大水，全村的房屋被夷为平地，房子是爷爷从那之后盖起来的。到1988年自爷爷、奶奶相继去世后，家中已无人。老屋曾经借给同村人住过，也有人曾经出价几千块想买下，但家人最终都没有同意，老屋一空就闲置了许多年。

每当清明回家的时候，看到老屋一年比一年破落——先是屋顶塌陷，后是门窗脱落，心中很不是滋味。由于在村子里已经没有了落脚地，每次回老家都是上午到达，过了中午即离开。每次离开的时候，都有想要将老屋拆了再盖新房的打算。但是盖新房又是件颇费掂量的事情。盖了新房，平时房子没有人住，谁来看管呢？真的要盖，盖什么样的房子呢？关于这些，一直都没能定下来，就这样一拖又是许多年。而最终促使我下定决心重新

建房，则是因老屋临路院墙上那一排旧青砖所引发的触动。

旧院墙只有半人高，墙是30多年前从老祖宅的旧房基中挖出的老青砖砌成的，墙顶一层的青砖早已松动，横七竖八地摆放着。近10年来，我每年回家都会数一数那一排砖，竟然从没少过一块！一种感动不禁从心中油然而生，在村庄里，人们一直将这“破屋”视作是属于我的家，人们对与家有关的彼此财产权利的领会竟是如此深刻，对它的默守竟是如此的执着。试想老屋要是置于其它的任何一个地方，在某城、某市，在世界的某个角落，应该不会再有这种情形发生了吧——莫说几块砖、就是几吨重的水泥墩子，想必用不了多久就会有人把它弄走。我还犹豫什么呢？应尽快开展这件事了。

决定盖房后，接下来便开始考虑盖什么样的新房了。

打量四周，看着周边家家户户体现着各自审美情趣的房屋，更真切地感受到盖房是一件应该予以重视的事情。在农村，对庄户人家而言，盖房真是一件大事。庄户人家终其一生大约就是为了那么两件事——盖房、娶媳妇；然后再盖房，再娶媳妇（为儿子、为孙子），周而复始。在农村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最原始和直接的，领地的占有、后代的繁衍则是最根本的。“日出而作”是为了讨个“屋里的人”回来，是为了“养家糊口”；“日落而息”是为了在“同一屋檐下”的欢愉，是为了在具备了“睡觉”条件后的生育繁衍。

其实，如果冷静的想一想人类的进化史，除了“娶媳妇”是亘古不变的之外，那么使人类更加文明的历史不就是不断“盖房”的历史吗？从周口店、山顶洞直到“神6”，其实就是从地下洞穴到地上草木栖息、再到土木营造、进而摩天大厦……直至在地球之外太空中的“房屋”建造了。

文明的历史

李昊画

